



詩語背後

湛江印象(下)

木木

湛江之行的最後一站是吳川。據說，吳川為人熟知，主要得益於它悄然崛起的建築業。一批吳川籍建築商，幾十年來在粵閩地區闖出了大名頭。深圳地標「京基100」，便是他們的傑作。吳川每年對外輸出建築工人達10萬人，活躍在全國各地乃至東南亞各國的建築工地上，佔了全市勞動人口的五分之一。吳川的建築裝飾業已形成熟規模和業態，居於內地同行前列，2014年即被中國建築協會授予「中國建築裝飾之鄉」稱號。

然而，一枝獨秀的建築業，並不能完全反映吳川的深厚底蘊和強大生命力。這次來到吳川才真切地體會到，要把握吳川的魅力，必須深入到這座粵西小城的文地理中去，走進歷史隧道，感受文脈搏動。

吳川是一個縣級市，位於湛江東北部，與茂名相鄰。從地理位置看，吳川其實是珠江三角洲與雷州半島的過渡帶，主體族群屬於廣府民系中的化民系，歷史上受珠三角的影響更大一些。這裏地處瓊江下游沖積平原，濱江臨海，水網密布，土地肥沃，商旅發達，被譽為「粵西明珠」。市中心梅菪，自古便是商埠名鎮，「東通廣肇，西連廉瓊，南連吳水，北控高城」，素有「小佛山」之稱。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商旅繁盛帶來了文化繁榮，自南宋以降，吳川人才輩出。吳川市政府門戶網站上有《吳川歷代進士、舉人、總兵、提督名錄》，上榜者近200人。因了悠久歷史文化的積澱，吳川人才不僅數量多，而且文武兼備。瓊江順流而下，歷來有「左江出文官，右江出武官」的說法。

說起吳川人才，人們自然會想到粵西唯一狀元林召棠，想到抗日名將、民國政府廣東省主席李漢魂。林召棠故居已被吳川市以「狀元故里」之名打造為科學文化研學景區，李漢魂故居則被廣東省定為文物保護單位。但吳川之行讓我內心受到觸動的，遠不止這兩人。吳川人才視野之廣，魄力之大，影響之巨，撐開了我的想像空間。這塊小小的邊陲之地，竟每每在歷史大變革時期，出現具備「開宗立派」氣度的人物。比如，越南西貢開拓先驅陳上川，中

國駐美首任公使陳蘭彬，以及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

陳上川走上歷史舞台之際，正是中原農耕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展開空前大決戰的時代。作為明朝遺臣，滿清入主中原後，他拒絕降清，率領舊部及家眷3,000餘人乘戰船出海，尋求越南阮氏政權的庇護。阮氏出於鞏固和開發南方的戰略考慮，接納了他們，允其駐紮嘉定，即今胡志明市及周邊地區。他們開墾荒地，排乾沼澤，修築水利，將荒蕪的湄公河三角洲變為農業富庶區。在此基礎上，發展貿易集市，吸引華人、越南人及歐洲人來此經商，使其逐漸成為東南亞重要商港。同時，建立行政，維護治安，武裝對抗高棉和暹羅的侵擾，鞏固了阮氏政權對南越的控制。

陳上川部是越南華人移民群體「明鄉人」的開端，奠定了西貢作為越南南方中心的雛形，成為中國古代對外軍事移民的標誌性事件。他們保留中華文化，同時融入當地社會，塑造了西貢多元文化底色，歷史貢獻為官方和民間共同銘記。阮氏政權屢賜殊榮，生前受封由先鋒而統兵而都督，死後贈輔國都督，封上等神，享春秋二祭。當地華僑華人和民眾對他長久緬懷仰慕，胡志明市、邊和市等地設有專門廟宇供奉，並有以他命名的「陳上川街」。

比陳上川晚兩百年的陳蘭彬，身處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時代，中華民族正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傳統讀書人，陳蘭彬有幸成為曾國藩幕僚，並大受賞識。曾稱讚陳「學優識遠，練達事務」「夙抱偉志，以用世自命」。光緒元年(1875年)，陳蘭彬獲任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公使，積極支持洋務運動，成為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人物。

陳蘭彬最值得一提的從政經歷，是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七年(1872-1881)間出任「幼童出洋肄業局」監督，主持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官派留學，影響深遠。十年間，陳蘭彬的助手一直是擔任副監督的容閱。但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後來研究中國留學史的專家對容閱着墨居多，對陳蘭彬卻總是有意無意地一筆帶過。



●這座雕塑記錄了中國首任駐美公使陳蘭彬在華盛頓白宮向美國總統伯查德·海斯遞交國書的情景。作者供圖

這種「揚容抑陳」的傾向，甚至在陳蘭彬故居的生平陳列館裏也有所反映。與其他名人故居相比，這個陳列館無論是建築裝飾，還是展陳內容，都顯得太簡陋了。既對不起「中國建築裝飾之鄉」的美譽，也與「粵西明珠」悠遠的文脈不符。而且，在講到留美幼童一事時，仍然是大篇幅突出容閱，忽略陳蘭彬。同行的曉東兄是土生土長的吳川人，北大才子，專門研究過陳蘭彬的行跡，對展陳內容頗不以為然，當場就十分激動地說：別的地方搞錯了還可以理解，在陳蘭彬的家鄉，這樣布展，簡直對不起先人。工作人員趕忙解釋：圖片和文字我們都參考了相關的展館。

梁文鋒的DeepSeek，作為當今時代人工智能技術大國博奕的弄潮兒，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上，被譽為「中國運級科技成果」。這無疑是吳川人才崛起的又一個傳奇故事，它掀起的滔天巨浪仍在發酵之中，在此不贅述。

從吳川的人才故事中，我們分明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無與倫比的巨大傳播力。地無分南北，人不辨華夷，皆「蔚然與鄒魯同風」。千百年來，神州大地，一個個人才的出現，代表的不單是一個個家族充滿希望的奮鬥史，更代表了中華民族廣續不絕的生命力。文脈相通處，任何他鄉，都是故鄉。短短數日，留下了何其深刻的《湛江印象》——

千里驅車赴湛江 夜來一碗碗魚湯
高天明月隨人意 煙火流年落海旁
育得種苗蔭百姓 築字軍港固邊防
吳川文脈悠悠起 直認他鄉是故鄉

豆棚閒話

辛年

長街漫行

香港是一幅用水墨描繪在宣紙上的油畫，中西合璧，自成一格。香港的大小街道，是一張張明信片，連載一段段難以忘懷的記憶，彷彿電影的蒙太奇。

童年的記憶都是種子及生命的元素。我最先看到第一條難忘的大街是何文田的天光道。有一次，姨母帶我去探訪在鄧鏡波學校就讀的表哥。我們從亞皆老街步上一段斜路，右邊是闔光書院，左邊是綠草如茵的壘球場，兩旁樹木參天，彷彿沙漠中的綠洲。再往前，是設計有特色的警察宿舍，形象立體，有明淨的玻璃窗。中六時，我和同學到新亞書院報考中大，再一次踏上天光道。我們在亞皆老街下車，步上天光道，不一會便到達農圃道的校門。在圓亭坐下，細意欣賞這片幽靜的巒宮小區。對面是一座典雅的兩層高建築——歷史悠久的協恩書院，旁邊是農圃道官立小學，天主教、基督教、本土文化共冶一爐。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公開大學任兼職導師，有一次下課後沿着常盛街散步。蜿蜒的街道旁有不少學校，包括德蘭中學、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英皇佐治五世學校，不久便進入天光道，發覺一切如昔，紙片般的往事從記憶深處湧起。故地重遊，有一份濃得化不開的深情。

我前年到理工大學參加一個講座後，在去地鐵佐敦站的途中經過覺士道旁的佑靈堂。我記得以前是開放給公眾的，我與太太幾年前曾在裏面的大廳喝過自助的下午茶，於是便步向大門，碰巧有一西婦在用鑰匙開門。我道明來意，她便引導我入內，大廳十分典雅，有一個西式火爐。我向大廳一角望去，見到有幾位不同膚色的年輕外國人，正興高采烈地在談論表演事宜。我當時心中浮起一個意念：能夠吸引世界各地不同族裔來此生活及工作，正是香港的強項。

近期路過佐敦覺士道東景台右側的一條小路，看到有一幢活化的古典葡式建築，有一個牌子寫着「香港話劇團教育中心」，便入內參觀。我首先看到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潘惠森的一段話：「戲劇教育的作用固然可拓展觀眾，但更重要的是，通過戲劇藝術提倡以人為本的精神——尊重生命，追求人的價值。」原來這裏原名買梅士學校(Escola Camoes)，為葡童和多個族裔的兒童提供幼稚園至小學教育，見證葡僑社區在香港發展及與香港各族裔共融共生的足跡。著名足球教練山度士，便是在附近的何文田長大。再遠一些，是葡人創立的「西洋波會」，立面(Facade)富有葡國風格。

正如城大前校長張信剛教授所言：「我們今天的文化是一個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果。」這幾條街道，中西薈萃，兼容並蓄，是城市文化的亮麗名片，也孕育、凝結了多元文化和友誼，帶給人們很多美好生活體驗，且裝載了我不少珍貴回憶。但願它們永存。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探討AI在廣東話實際運用上的表現(5)

用什麼「廣東話」來形容美國總統特朗普最近在開打關稅戰中所展現的「意識形態」？

接上期，筆者繼續提供一些應該包含但卻被所選的中美5家AI忽略的廣東話描述：

【卸膊；卸膊講呢啲；側側膊；側側膊唔多覺；射波；食死貓；預鑊】

「卸膊」的表面意思是卸下肩膀上的物件，引申推卸責任。與「賭仔姓賴」、「屌屎唔出賴地硬」近義。「卸膊」相對的英文片語是：

Pass the buck

「講呢啲」指「說這些」或含貶義的「說這些沒多大意義的話」。「卸膊講呢啲」用來形容某人在推卸責任之餘還說些不着邊際近乎廢話的頭銜，以圖掩飾其劣行。

「側側膊」指膊頭傾側，可視之為「卸膊」的前奏；「側側膊」便可指「輕度卸膊」。為此，有人會以為「側側膊」這微細行動不容易被人察覺；「側側膊唔多覺」就此生成，比喻意圖得過且過、蒙混過關。

「射波」是近年香港流行的新詞，意指「詐病請假」，比喻把當天的工作「射」(轉嫁)給同事；又有人說「射波」與「卸膊」音近，所以也把「射波」理解成「卸膊」。

把貓不該吃的或貓不願吃的強迫牠吃令貓致死，廣東人會說成「食死貓」，比喻代人受過頂罪，本身是無辜的；亦即成為「代罪羔羊」(to be made a scapegoat)。「預鑊」表面的意思是背上背着一隻鑊，與普通話「背黑鍋」意近，比喻代人受過頂罪。「搵人預鑊」「搵人預呢隻鑊」「劈隻鑊人預」指找人當「替死鬼」，與找人「食死貓」近義。

特朗普表示對中國開徵高昂的關稅，其中一個主因是中國在管制芬太尼出口上不力。「芬太尼禍害」是美國近幾十年的社會問題，一直以來公眾的矛頭都會指向政府辦事不力。所衍生的惡劣情況如得不到緩和，勢會降低下屆繼續執政的可能性。特朗普政府當然不想「預呢隻鑊」，便將芬太尼「呢個波射界中國」。其實，造成禍害的原因很多，有分析指從源頭着眼不如從教育入手——如人們意識到芬太尼對健康的毀滅性禍害，便不會或不敢去接觸這類有害的精神藥物；如今特朗普不先管好自己的國民而一味「卸膊」，實屬本末倒置。中國當然不會眼巴巴地「食死貓」，隨即反取美國不聽「卸膊講呢啲」，不要以為「側側膊唔多覺」。

【有殺錯冇放過；算死草；(畀佢)算過草都有條生；屌屎都隔過渣(屌屎隔渣；屌屎都隔渣)】

「勿枉勿縱」是一種司法的基本精神，即

既不會冤枉無罪的人，也絕不輕饒有罪的人。廣東人所說的「有殺錯冇放過」就是指「寧枉勿縱/寧枉毋縱」。從正面的角度去理解，此話語表示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從負面的角度，就是趕盡殺絕，不容許有漏網之魚。

如果有人對極小的事情或數量也過分計較，或非常吝嗇或氣量狹小。書面語是「斤斤計較」「錙銖必較」，廣東人則說：

算死草；(畀佢)算過草都有條生

「草都有條生」就是「寸草不生」；要是給某人算計過連一點小草都無法生長，可想而知他的算計功力有多高。上述話語也比喻不會留給人一半半點好處的空間。或更粗俗的：

屌屎都隔過渣(屌屎隔渣；屌屎都隔渣)連「尿液」這種除施肥外卻沒多大用途的物質也要用篩子隔過，以防當中仍含有微量可用物質，就是不讓人佔到一點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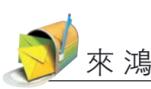
特朗普是次也向澳洲無人島——只有企鵝生活的赫德島和麥克唐納群島徵收對等關稅，便是「有殺錯冇放過」。事實上這個做法絕對沒有「殺錯」，這堵截了昔日「洗產地」的漏洞。特朗普連「屌屎都隔過渣」，正「算死草」，「畀佢算過草都有條生」。

【跪低】指跪下，含負面色彩，通常表示自身放棄或向對方屈服，甚至有向對方求饒的意味。如有人顯出這種卑躬屈膝的情態，全因為他沒有籌碼也沒有膽量去討價還價，故只能逆來順受、委曲求全。「跪低」相對的英文片語是：

go down on one's knees

今年4月初，美國政府向所有貿易夥伴投下了一記關稅震懾彈。有特在國際的龐大影響力，特朗普認為應有有不少貿易夥伴即時「跪低」——迅速地找上門「談判」。日本是第一個第一時間與美方談判的國家，又或者可說成第一個向美國「跪低」的國家。

【契弟】「契弟」是當女角的男同性戀者的俗稱。自古以來，這類人扮演著極其被動、怯懦又或不知廉恥(無恥)的角色，所以：當某人「契弟」就是認定他「好恰」(很好的欺凌對象)。罵人「契弟/正契弟」，就是指他是不折不扣的無恥之徒。日本作為美國長期忠誠盟友；誰不知在利益當前，美方置道義於不顧，兄弟也沒情講。這揭示了「我當你兄弟，你當我契弟」的現實悲哀。礙於自身實力，日本未敢向美國斷然說不。美國作為堂堂大國，真不應像市井之徒般「契弟」啊！



來鴻

有趣之人 其言橫絕

蔡淵迪

蔡淵迪去世，議論紛紛。有人說他像明人張岱，馬上又有人反駁：「他也配跟張岱相提並論？」呵呵，我很想禮貌地對該先生說：「蔡淵配不配得上張岱我不知道，可你大概率配不上蔡淵，我基本是可以篤定的。」

說蔡淵配不上張岱的，說是兩點：一是才華不如，二是風骨不如。

才華云云，落到實處，也不過是文章。張岱的文章以《陶庵夢憶》為代表。論者有沒有通讀過或僅是翻過《夢憶》，我是很懷疑的。他們八成是仗着「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那點閱讀體驗，又聽了周作人、俞平伯一千人的吹捧，便敢高論張宗子的文章怎樣怎樣好了。實則周作人說話極有分寸：「《夢憶》可以說是他文集的選本，除了那些故意用的怪文句，我覺得有幾篇真寫得不壞。」

隨手翻翻《夢憶》，周作人要除開的「那些故意用的怪文句」，我輕鬆能摘出一百句。俞平伯移用張岱寫紹興琴派的句子來狀寫《夢憶》文章之特色曰「練熟還生，以灑勒出之」，我想這與「那些故意用的怪文句」很有關係。我決不敢也無意在此妄言張宗子文章之不行，只想說這等「練熟還生，以灑勒出之」的文章，欣賞起來是要有相當的門檻的，不是隨隨便便就能說它好的。而且我覺得，無論好與壞，《夢憶》這樣的文章皆是不適於成為文章批評的坐標系的。

至於蔡淵的文章，我讀得不多，起碼相對於他所寫的而言。他寫的實在太多了，專欄作家嘛。那樣的寫作速度，你說篇篇可傳，那是騙鬼。就我所讀過有限幾篇的感覺，蔡淵的文章好壞談不上，風格倒挺明顯：題材不外乎飲食男女日常瑣細，篇幅大多短小(千字以內)，句子也短(基本不用長句)，分段頻繁，語言清通而家常，我懷疑有點刻意地不加修飾。讀這樣的文章是生不出計較文章好壞之心的，也不該風清月朗正襟危坐去讀，枕頭邊、沙發上、早餐奶杯旁乃至馬桶上手執一冊，最為適宜，輕輕鬆鬆讀去，碰到尚文的，會心下，回味下，擊節下，嘆賞下；碰到平平的，那就平平翻過。

其實我覺得，無論張岱也好，蔡淵也好，都沒太把自己當作文人當作作家，沒有刻意為文。讀他倆的文章，最高級的審美感受是一樣的，我稱之為「橫絕」。這種橫絕，往往出於其本身的有趣，而非文章的刻意經營。「根之茂者其實盛，膏之沃者其光暉」用在他倆的文章上倒是貼切，只不過不是「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乃「有趣之人，其言橫絕」。周作人說《夢憶》的文章「欲羨不來，學不來的」，良有以也。所以，去評罵這兩人的文章，真一點意思都沒有。文章好壞，他們自己在乎嗎？如果真可以時光穿梭的話，還不如讓他倆坐坐一個酒吧裏，猜一下骰子以一決高下來得痛快！

至於說什麼「風骨」，更是不知所云。張岱明亡後不仕清是事實。可崇禎還在的時候，他也沒出仕過大明啊。張岱一生與權力中心最為接近的時刻，是參與過魯王在浙東地區的抗清活動。魯王覆敗以後，他便遭受清廷通緝，入山避禍。他沒有錢謙益、吳梅村那樣的功名、資歷與聲望，更沒有吳三桂、洪承疇那樣的兵馬實力，想要出仕新朝，憑什麼呢？那又從何談起什麼風骨呢？國破家亡，對他而言，其實不過是一般社會動亂中的階級變遷與生活質量的斷層下陷而已，並沒有特殊的政治意義。他晚歲弄到

「布衣蔬食，常至斷炊」，不像是因為「不食周粟」所致，更像是由於紈袴子弟天然的不善治生罷了。你看同樣是守節不移的遺民，顧炎武錚錚鐵骨，不照樣經商致富？而且退一萬步講，即便張宗子的艱苦卓絕值得稱頌，你也不能為了這份崇高感而要求後來的同調才子們沒苦硬硬吧。

今日由蔡淵而聯想到張岱者，我想主要是因為此二人皆歷盡繁華之濁世佳公子，並且皆於所歷繁華津津樂道之故。

「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相舍，好美婢，好嬖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畫詩魔。」(張岱《自為墓誌銘》)

「且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秫秫，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鬥雞、臂鷹、六博、蹴鞠、彈琴、劈阮諸技，老人靡不為。」(佚名《硯雲甲編本〈陶庵夢憶〉序》)

這些話用在蔡淵身上，恐怕也是字字句句妥帖。其實周作人、俞平伯等表彰張岱，所看重的正是那點世俗繁華的豪蕩之氣：

「明朝人即使別無足取，他們的狂至少總是值得佩服的，這一種狂至現今就一點兒都不存留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的，紹興的風水變了的緣故罷，本地所出的人才幾乎限於師爺與錢店官這兩種，專以苛細精幹見長，那種豪放的氣象已全然消滅……他們的確已不是明朝的敗家子，卻變成了鄉下的土財主，這不知到底是禍是福？」

在理學與古文沒有全盛的時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當的長發，不過在學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於禮法的反動則又很有現代的氣息了。」(周作人《懷社排印本〈陶庵夢憶〉序》)

五四的健將們竟在為「敗家子」辯護，因為懂的都懂，文章寫得好的並不算難找，而要得真正瀟灑之人，在「理學與古文」全盛過以後的時代，是很不容易的了。

我總覺得，五四以後百餘年的今日，許多班歷史的列車，兜兜轉轉，都開回了原點。被五四健將們搖旗吶喊，摧陷廓清的一座座牌坊，又被今人一座座地立了回去。所以，竟有那麼多的人，在比較張岱與蔡淵時，會關注到纏綿的「才華」與虛妄的「風骨」，在他們眼裏，瀟灑快樂竟是如此的不值一錢。而他們口口聲聲的風骨、道德，其實夾雜着功利乃至於勢利。我打賭他們心中是有着一個高低分明的人物譜系的：蔡淵不如張岱，這還無甚緊要，他們這樣子說，無非只是為了顯示他們的博學以及強烈的道德感，再往上，張岱還不如史可法，史可法肯定又不如王陽明……

嘆之，憾之。



●蔡淵即使在疫情期間依然活得逍遙自在，還出版了首本英文書。資料圖片